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左氏傳說卷十七

宋 呂祖謙 撰

昭公

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三十年

晉頃公之喪鄭游吉弔且送葬以一人兼二人之職晉人所以責之當時觀子太叔對尚見得先王之制士弔大夫送葬這箇三代典制天子須加一等後來晉之喪

事諸侯葬禮已過厚及周失政諸侯移所以事天子者事晉了稍有所貶降晉人便責之然而覲子太叔之對當時周室雖微天子有事諸侯皆往事之雖不如事霸主之恭看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印段實往以此觀靈王之時去霸者未遠周室有喪諸侯大夫尚自往見得王室雖衰尚自間有相維持處到得後來五霸盡了到七國不復有周因看許多制度見孔孟之時不同孔子之時周雖衰天命未改先王德澤尚在諸侯尚有尊王

室之心孔子出來多說尊王至作春秋以尊王為本到孟子時分周為東西天命已改孟子出來勸諸侯以王者蓋緣時節大不同了大抵後世不考其時節不同欲解說孟子不尊王強取孟子一二事終不能勝議論者之口孔子時尚可整頓天命未改孟子時不可扶持天命已去了須如此看方公平

吳子問伍員伐楚何如 三十年

吳子問伍員以伐楚之策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

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如隋之平陳賀若弼以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兵五百人自横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正是得伍員多方以誤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之策伍員之精於兵固不待論

他說楚病源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而以為敗亡之根本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衆人扶持而後得立若各自彼此無人任國事何緣能立得伍員之言甚的當大抵觀一國之興亡有樞機關紐處楚之所以亡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其樞機關紐在此雖以六千里無一箇擔當國事人安得不亡然又須看其所以亡大抵公則一理私則萬殊若人人同心戮力無緣得乖惟其各私其私互相忌疾互相彼此所以衆而乖此推於彼甲推於

乙各自謀身而已楚之朝人臣非不衆國家無一人肯擔當爲楚王者都不見爲鄰國者巳見之此最可慮楚國人臣雖衆都無人把國事爲已事最爲國之巨患人主所當深憂

晉侯將以師納昭公 三十一年

晉侯始者將以師納昭公范獻子受賂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看晉執政之臣如此豈誠

有納昭公之意不過為盟主備禮做這一着子家羈見得事勢如此本無公之心但是晉以方伯欲為具文備禮塞天下之議故慇懃勸昭公不就此歸終身無歸期晉人謂我欲歸公公自不歸我責已塞以子家羈之明豈不知昭公之歸季氏專權縱使昭公歸國失權子家羈於是權輕重量事勢說公雖不得好歸亦勝越在草莽從昭公之衆可謂不察事情看昭公之臣左右前後都是輕淺不察事情前此在國既如此今此在外又如

此公不知季孫之召是備禮反認做誠了靠之如泰山之重然而昭公有一子家羈不能用反聽從亡之言以此知昭公終始皆未盡善子家羈之謀雖無一中其忠誠懇切如此雖然看他心大抵觀古人事迹於事上看不足以知他心須平心看他心之所存以他迹考他心以所載考所不載以形見考所不形見而今只就形迹上看子家羈勸休伐季氏昭公不從所以出亡後來勸昭公歸昭公不從終不得歸若去形迹上看子家羈初

勸休伐季氏不過鎮靜不生事及勸昭公歸不過包羞忍恥所遇事勢不同所以為此謀殊不知子家之心不得已如此看他才識智慮使其不事昭公豈止安忍不犯強臣使其遇明君必能遵養時晦再振公室之權惟是昭公手段設施不得看子家羈為昭公謀都是第七八着若子家羈之謀止於此大段失本意

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三十二年

自王子朝之亂諸侯戍周到這裏敬王謀於晉為之城

成周當時人心未定所恃者城郭而已今范獻子魏獻子謀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他是晉秉政大臣自相謀如此以事迹上看晉人合諸大夫以城成周定其高低厚薄以令諸侯似共王事以春秋之末晉之衰諸侯能如此已是間見之事看晉執政不要去迹上看須看其執政之相謀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做此城成周一段事自此天子之事都不要去管他了這一段大段要看自周之衰五霸扶

持王室固是無誠心欲借王室以求寵於諸侯何故到春秋之末雖五霸亦無尚有王澤未盡各知有王室在到得王澤欲盡僅有毫髮之存王不能因此振奮再張王室此一段事以略言之做一番便不管所以謀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晉一國之心如此若以天下大勢論見得周所以不復振處何故當時人心九分在私止有一分在王室以一分做十分事為周城了事王室之心便亡蓋緣此一番用盡豈特范獻子魏獻子之過為

周王者所當增修國政保護愛養生起諸侯尊王之心反不審天下之大勢令城其城諸侯尊王室之心皆亡此周所以衰

定公

季孫言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元年

魯昭公身沒於外季平子使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

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當昭公之時昭公與季平子相與如水火從昭公者是季氏之讎從季氏者是昭公之讎子家當時從昭公於外竭其股肱之力無所不至以人情常理論之從昭公則不得於季氏得於季氏則必不從於昭公子家既從昭公今季氏却反思其謀深中吾心要與之共國事須看子家羈何以得此於季氏這一事便見得子家平日忠信誠實雖居君臣如水火之際上則不見疑於昭公下則不見疑於季氏兩

不相疑使昭公能盡心以聽子家覊其小則可調護季氏使不至於有跋扈之患其大則可以平季氏而復公室之權故其從昭公淹恤在外許多年尚自兩邊無疑心未有謀不中者使其當時悉心聽之則君臣之間豈不可平惜乎有如此之人昭公不用都無所施大抵兩邊相疑中間最難為人得那一邊人信這一邊人便不信兩邊人最難得惟是子家覊忠信誠實所以能如此昭公不用此人以調和却至客死於外昭公之失自可

知看子家羈所以去就之際所謂商之三臣自獻于先王亦是此心無愧於幽明叔孫自乾侯逆昭公之喪便見得子家外國之朝相避就而不見及至叔孫請見子家羈便辭以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這一段自常情論之不過說道不敢見恐相見了難為辭然其意也不止此夫子家羈所以不見叔孫正所以明大義昭公魯國之君淹恤在外十數年魯之臣子都無復君之心皆不知有君只以喪自外國歸魯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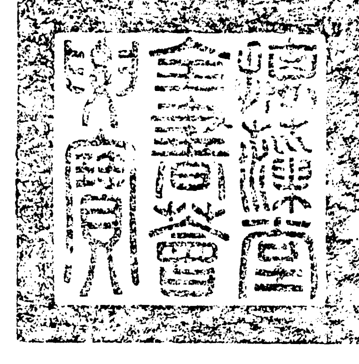
而無臣子如此以王法論之皆在可誅然則子家不見叔孫不是恐難為辭正所以明人臣之大義子家子既從昭公出自不當見昭公之讎季孫左右前後無非昭公之讎子家子正所以明大義叔孫既不得見子家羈叔孫受季氏之命至誠説與他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見得昭公之謀季氏公子宋元無預於其間所以季氏欲立之這一段是欲與子家商量同謀立君凡從君出而

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這第二節是商量納從亡臣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這第三節致季孫慇懃之意他說季氏願與子家同為政看叔孫傳季氏之言皆心腹之語以告子家如立君之大事欲與之同謀是果然信得子家過非子家忠信誠實何以至此觀子家之辭叔孫從容曲折有不盡之意看他說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且立君大事自有公論幽則有鬼神以至公之

法論之不見叔孫乃是不與季氏之大者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這兩句斷了若以禮貌從昭公出者無從君之誠心不得已而出若是誠心從君其義自不當與季氏同處子家自知去就之義所以說道若覊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覊將逃也子家這幾句却是無愧於幽明觀子家言語人情大段合天理有一箇自獻于先王之心不共戴天之義。當時昭公知我出令昭公雖死豈可背我之義固自當

逃不與季氏同處這幾句最可以感發人處子家報此心於神明對此心於天地凡有血氣者無不感發當時若昭公許多人不都是至誠從昭公須有一半要歸一半不要歸一半是誠心從昭公一半是貌從昭公貌從者自可歸至誠從者不當歸當時雖是一半貌從昭公何故從公者無一人肯歸皆是子家誠心感動有力皆有不共戴天義覸子家此言此心可以動天地感鬼神何況人之有血氣者乎今觀此言自有感動人之意大

抵看子家羈之事須當子細玩味凡人材多隨風氣所降春秋風氣如此便有春秋人材戰國風氣如此便有戰國人材秦漢風氣如此便有秦漢人材世人莫不為風氣所移惟豪傑之士不為所移如子家羈雖在春秋做春秋人材不得如董仲舒雖在漢喚做漢人材不得如諸葛亮雖在蜀喚做蜀人材不得皆不為風氣所移學者深思反覆玩味則良心油然生矣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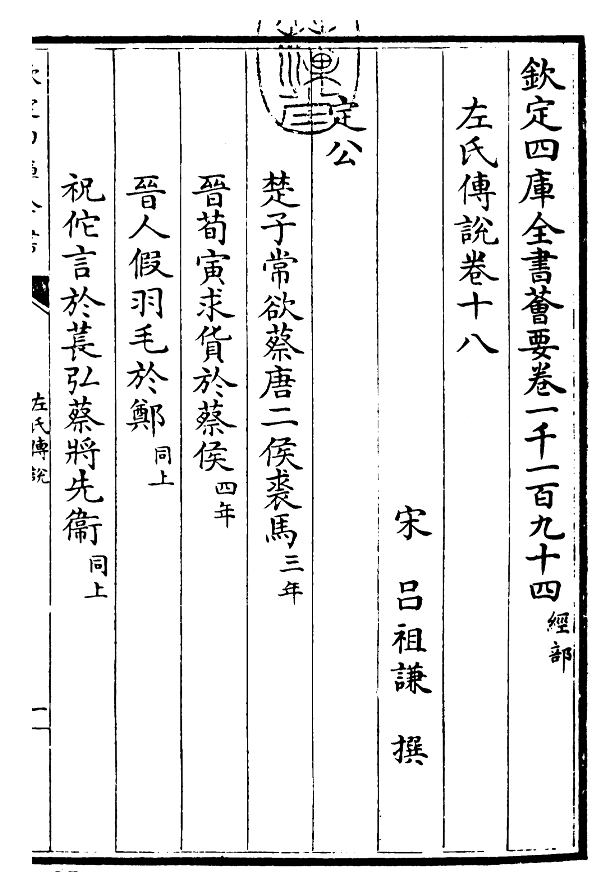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于黃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左氏傳說卷二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左氏傳說卷十八

宋 呂祖謙 撰

定公

楚子常欲蔡唐二侯裘馬 三年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 四年

晉人假羽毛於鄭 同上

祝佗言於萇弘蔡將先衞 同上

楚令尹子常以貪賄敗國之政為一裘留蔡昭侯三年為一馬留唐成公三年以一裘一馬之故淹留二國之君囚之至於三歲之久使他忽然有與楚必爭之意後來到吳入郢柏舉之敗楚國幾亡子常之罪雖三尺之童亦知後世觀史冊者莫不知其然然而病源不可不察大抵人心之所用有大有小若用大可以經緯天地可以開物成務可以財成天地之道若用小聲色玩好之間而已子常以一裘一馬所以前有危而不見後有

患而不知心之用小如此學者看此須察他用心在甚處唯復在仁義禮樂上唯復在於狗馬玩好上若用心在於狗馬玩好上則子常此等事便漸漸做出來學者觀此不當徒罪子常須自察其用心之大小蔡侯既被子常留之三年而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誓必報楚遂如晉是時晉雖無盟主之實其承襲世業尚有盟主之虛名所以蔡侯赴愬于晉當時晉之不為盟主也久矣晉於此當因蔡之怒以奉

王命會諸侯之師以討楚城濮之功可以再立文公之霸業可以再興晉既不能與蔡救患方且求貨於蔡侯自此晉失霸蔡被子常求貨無厭見晉尚稱霸主所以赴愬令晉之執政又求貨於蔡侯是脫子常於楚又見子常於晉他到這裏事窮計迫安得不歸命於吳吳人從之卒敗楚於柏舉所以吳之勢自此強中國之勢自此弱中國不如蠻夷何嘗是蠻夷之罪此一件可見大抵中國與蠻夷君子之與小人國家之有權臣常為消

長蠻夷盛則中國衰權臣強則王室弱且如齊景公奢侈不能撫循其民故驅其民於陳氏且如漢孔光董賢之徒為政不能撫循其民而歸之於王氏葢天下統一為之君者當撫循其民君不拯救撫循非所以為君及至天下分裂撫循其民者當在霸主霸主不能撫循其勢自然歸蠻夷此中國不如蠻夷皆中國之過非蠻夷之過當時晉既不伐楚會而歸自此失諸侯晉之失諸侯其大者如適來所論其小者方且假羽毛於鄭鄭人

與之明日或旆以會然羽毛是王者之用鄭人僭用之故當明貴賤尊卑之等證其罪不以其僭而不討反借之是與他共為亂此見晉失諸侯處自城濮以來會盟先後固有定秩所以欲長蔡侯於衛者非是晉人不知故事不識先後之秩葢以其不能舉兵為蔡討楚故欲以此留蔡侯也及至衛祝佗陳成周之封制衛以德封蔡有罪封其委付不同踐土之盟衛成不在夷叔其弟也猶先在祝佗陳許多故事萇弘説告劉子與范獻子

謀之乃長衛侯於盟非是晉人於城濮之故事不知必待祝佗說方知蔡以急難愬晉晉不能為他舉兵伐楚所以長蔡侯欲以虛禮留蔡侯其情却如此到得祝佗言出先王之典踐土之故事晉人無辭以對所以不得已從其舊當蔡之初忽然有與楚不俱存之氣晉却不問他罪於楚區區以先後之小禮留蔡所以棄晉即知天下事當從其大者若小者不用却未見得害事釋其大者而用其小則事焉能濟今晉釋其大者而不用故

其小節虛禮誠不足留蔡侯此霸權所以移於吳矣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四年

吳之伐楚所以入郢幾滅楚論其源流固有自來自子常為令尹貪冒信讒所以致亡之道固非在於交戰之日然當時所以致敗所以速亡蓋自有說當吳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司馬說令尹與之上下

款吳人兵不能與戰司馬欲自後毁舟表裏夾攻之當時司馬之謀要得子常禦吳人於前司馬以竒兵繞出吳之後使子常聽之則伍員孫武亦無應楚之策勝敗未可知然子常所以敗正縁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毁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然所以喪師幾至亡國全在此子常平日失人心國勢以危使其聽司馬之謀勝敗尚未可知亦未至於亡國惟其私心疾忌謂楚

惡已而好司馬怕司馬有功不使之先戰所以敗子常於國家危如累卵之時尚且忌賢疾能恐他人有功不恤國家之安危此其所以亡大抵看古今亂亡之由無不由立朝之臣以私忌克所以亡看史皇為子常子必速戰不然不免諷喻他這幾句楚安得不亡以此一段看秦漢之後五代以前所以亡國同出一轍往往皆自此忌心當時子常背司馬之約先戰屢戰屢敗至於柏舉之戰楚師大敗子常奔鄭吳自此入郢當時史皇獻

謀不用以其乘廣死楚之幾亡生於楚人惡子而好司
馬之一言雖區區能死不過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
諒本不足論看史皇之言半正半邪初間與子常說楚
人惡子而好司馬數句便是李林甫盧杞一等人便是
李林甫盧杞口裏說話子常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到得子常不用他言出奔
鄭他便自死於軍後面一段便是張廵顔杲卿一等人
便是張廵顔杲卿口裏說話何故史皇之為人半正半

邪後面終至於自死者於是知大段姦偽底人尚自知恥畏義這箇人平日不會克私意於愛憎勝負之間消磨未盡前面教子常奪司馬之功致於亡楚看他後面死於軍本是一箇知恥畏義底人緣他愛憎勝負之間不曾克私意論其罪考其實與李林甫盧杞罪一等可為學者深戒何況未有史皇之畏義於愛憎勝負安得不十分消磨學者須是切近看這般事方會長進

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友謂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同上

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同上

吳闔廬與子胥謀楚與士卒同甘苦服勤盡瘁所以能成功及既入郢之後志滿意得至於班處宮之際爭處令尹之宮其無統紀如此未幾復敗而楚再興大抵天下事居功持勝最難如唐莊宗夾河之戰擒王彥章之徒以服後梁其用兵二十年方能成功一旦入汴之後

便放縱田獵所以就亡如杜元凱賛晉武吞吳之後不能保世之不亂以此知後面一段最難然而當時吳之謀臣如子胥但做伐楚工夫不曾度闔廬之為人可以承當得這段事子胥之大缺處在此當時入郢之後若能誅其君弔其民若時雨降楚何緣得再興其實子胥專理會得前一段不曾去闔廬身上做工夫後來吳王夫差與子胥論曰其興也以此得之其亡也以此失之亦是他自悔之辭當時既入郢楚子自奔於鄖吳既據

楚之都當時楚已自亡了申包胥以匹夫再復楚之社稷且以吳兵之衆申包胥以耿然之力存楚於既亡之中何故此最要看伍員之與申包胥本是一等人志同道合皆豪傑之士不是碌碌底人伍員以父為楚所殺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我子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當時二人相别已自說定於十餘年之前如臯陶邁種德須種得深方始有力伍員便有滅楚之念申包胥便有興楚之念伍員做滅楚工夫

申包胥做興楚工夫所以伍員養復楚之念十數年其發時便能鞭平王之墓夫滅楚之社稷此不是一日做成自一念之力養得十數年到這裏有力申包胥養興楚之念亦得十數年其發時以匹夫之微乞師於秦再興楚之社稷此亦不是一日做成自一念之力養得十數年到這裏有力以此知古人在草野之間所以相期如此做工夫又如此然其為志雖非居仁由義之志在當時可謂有志者如五代時李穀與韓熙載友少時以

功名相期熙載將事江南與穀别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果如探囊中物韓熙載在江南並無所聞徒有大言無實事然却不如此李穀遇周世宗之明所以展盡底藴便如子胥遇吳王闔廬所以報讎無不如意到韓熙載在江南所事者李景闇弱之君安能用他與申包胥自奮者不同所以無聞不是大言乃是李景不能用他何以見得韓熙載在江南終

日嗜酒猖狂不事事自是荒縱底人亦不見他胷中有處置後見一兩處説景使熙載使於周是時太祖為殿前太尉已識太祖於潛龍之中他豈是尋常人舉這一件豈不做得李穀事正是李景不能用他所以自放於酒不事事不可以成敗論人如此之類

左氏傳説卷十八

左氏傳說卷十九

宋 呂祖謙 撰

定公

六月季孫意如卒九月陽虎囚季桓子五年

陽虎自平子疾專政及平子卒因季桓子以陪臣之微而秉一國之政論季氏是彊家大族在平子時親逐君非不彊何故身死未幾便為陪臣據其家如此之速固

是說道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自陪臣出僭亂之萌既開彼此相倣天下之大勢都如此須又自就着實處看魯之權所以在大夫者何故正縁有慶父襄仲之難所殺者三君季友與季文子有定君之功自此專權因成弒君之亂此權所以在大夫季氏之權所以在陪臣何故盖季平子所以能逐君外則諸侯從之内則國人服之豈平子一手一足所能自至皆是家臣彊悍勇知之人為之爪牙搏擊

於外乃可如陽虎者實宣力焉於是假借長養他惟恐他惡不彊但知崇奬他而不知其利在前其毒在後及昭公死定公立季氏長養容縱家臣之禍方出來蒲圃之亂幾亡其所以不亡者僅如一髮天下事利於一時之便其後未有不反為所害者譬如要得放縱肆欲之人服丹藥相似後來血氣既衰未有不為癰為疽反以喪其軀者當時雖得他不義後來為其不義所敗古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蓋為此也

宋樂祁言諸侯惟我事晉 六年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寅曰必使子往子立後而行料得晉政多門必遇其禍樂祁用其言見溷而行及祁到晉果如陳寅之言為范獻子所執終不得歸看這一段事當時陳寅之謀也自精密因此可論天下大勢考左氏所載本末可以觀春秋天下大勢若是桓文以前諸侯多見於左氏所載凡見於征伐盟會之間皆諸侯自相

為謀蓋當時之政自諸侯出故也自雞澤溴梁之會大夫專盟全不見諸侯言語宋之一會多是趙武等說話大夫之事多見於傳蓋當時之政自大夫出故也及春秋末後一節陪臣執政如陽虎如仲梁懷如公山不狃如北宮氏之宰如樂祁之陳寅是時家臣事迹言語多見於傳蓋當時之政自陪臣出故也以三者觀天下大勢可見政在諸侯縱天子失權然猶自可政在大夫縱諸侯失權尚可整頓到得陪臣名字見於書傳當時大

勢亦自可知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

始尚羔八年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在春秋時號為周禮盡在魯然而卿大夫羔鴈之制尚且不知因見晉師卿與大夫執羔執鴈尊卑之别方始知尚羔以此見當時先王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魯最秉周禮尚不知羔鴈之别必待見晉卿

大夫執之方且一一修整舉此一條其他禮不備處多又以這一段推之當時春秋之末先王之禮散在天下無所統紀正合當收拾時節所以孔子出來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這時節正是道德仁義典章文物欲散而未盡使當時無孔子都散盡了當時所謂典章文物之備無如魯魯尚不知先王之制其他可知孔子所以問官名於郯子問禮於老聃皆收拾天下之遺文逸典以示後世法然而魯之禮當時是周公之所傳想見無

所不備而卿大夫所執正是帝王巡狩之禮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羔鴈正是卿大夫所執在虞則有五載一巡狩所修在周則有十二年巡狩所修尊卑上下之分全在玉帛采章以别等差魯所以不辨羔鴈亦是周之東遷巡狩之禮久不講故也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家而代位八年

陽虎之亂當時國人皆聽命所以三家皆在其掌握然而當時欲滅三家垂成而敗非是威力不足亦非知謀不及看得本源他所以欲去三家其本心非是欲張公室不過要得貪其祿位以亂易亂以此見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當時五人不過欲因陽虎去三桓而代其位而已當時使陽虎之事成公室未必張徒以亂易亂而已然陽虎所以不成亦是當時家臣勢鈞力敵

自足以相制所以當時享季氏於蒲圃孟氏家臣公歛處父告孟孫先備陽虎陽虎雖出奔三家雖脫陽虎之禍然而陪臣得志其權卒未能收論來陽虎旣出奔其權自當復歸於三家然而卒不能收者盖所以去陽虎非是三家之功乃是資陪臣之力陪臣展轉竊位據權是去一陽虎又生一陽虎凡事皆如此小人竊位據權亦未有不敗時然其敗出於君子君子得志則公論便正出於小人小人自相攻擊雖去一小人公室之權無

緣得振正如陽虎之亂相似若去形迹上看陽虎陽虎飛揚跋扈及一旦去之却是公斂處父之謀陪臣之禍於此方生且如漢弘恭石顯欲擅帝室之權蕭望之劉向之徒或死或逐或不得志天下所憂成帝之時恭顯之去論漢室之威權自合復振其所以不振者何故蓋其所以去恭顯又不過一王鳳而已宦官既去外戚又擅權此漢室所以不免於亡學者尚論其勢須看去小人者是誰去小人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九年

陽虎既敗於魯自魯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於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不用其策觀這一段事以此知小人所以能入其君奮其詐謀皆國無人故乘間伺隙所以得入當是時齊雖衰尚有鮑文子

年九十餘為老成人在譬如人元氣未盡外邪客氣尚擔當得去以此觀之重臣宿德於國家平居無事未見得力到得邪説將興小人將進變亂之際是時得一重臣宿德如砥柱之在中流優游謀畫變亂為治若使齊無鮑文子又被陽虎專政復蹈魯之覆轍幸有鮑文子在陽虎雖有詐謀要入不得所謂老成尚有典刑正為此及其奔晉晉無人所以有晉陽之危亦是用小人之過何故去齊入不得去晉入得當時齊有人晉無人故

也

晉趙簡子盟衛侯將歃涉佗挨衛侯之手及捥

八年

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曰敵矣九年

晉侯使涉佗成何辱衛侯當時為他深辱朝國人欲讓國慨然發憤以衛之小晉不能抗當時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

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以衆寡彊弱論之晉車千乘衛車五百乘晉之師倍衛之師衛侯不度衆弱以一朝之忿招危取敗何故晉人望而避之不能與敵緣他當時慨然發憤立志得堅雖晉甲兵之多亦不能當以此觀之人不可不立志以衛之小慨然發憤立志得堅雖三軍之衆尚自望而避之更不敢與校衛侯既有此志故卿大夫有此志士民亦有此志人皆有此志則人人皆是必死之人十自可以擊百百自可以

擊千何況衛車有晉車之半晉人雖多安能當必死之人所以望而避之事勢如此以此知天下事近而用兵大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志在先所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當時衛本是會齊齊克夷儀進軍千乘在中牟及衛侯過中牟晉人不敢伐褚師圃且言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果敗此有志無志之辨初不在彊弱之閒當時晉欲服衛緣衛侯立志之堅屢加兵而不能服到這裏反卑辭

問衛所以叛之故衛人皆曰涉佗成何之辱晉人遂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趙簡子遂殺涉佗以謝衛論當時所以辱衛侯非他本心乃是趙簡子之意使非簡子使他誰敢辱衛侯涉佗成何承順簡子之意至於挼衛侯之手其意謂簡子秉政當權奉迎簡子以取敵而已到得衛既叛屢加兵不服是時秉政亦是趙簡子反執涉佗殺之以謝罪於衛不知當時二子所以無禮巳實使之就簡子自身上論自古姦雄賣人以自脫都

如此自不足論姦雄一時使人為不義後來便責人以自脫如司馬昭之於成濟朱温之於蔣元暉趙簡子之於涉佗成何皆是學者當深戒然涉佗成何以匹夫之微而辱國君正是靠趙簡子如山岳不知一旦事勢之變他人以義來責巳道理去不得為涉佗者終不免於戮當此時雖趙簡子亦末如之何矣以此知徒倚權臣為事不顧義理之所安者未有不反為所害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墮郈季氏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十二年

孔子為政於魯墮三家都邑考當時本末自有次序所謂三家兼魯國而有之已四五君矣仲尼驟得政若驟墮三家都邑自常人論之必疑變不可知然考當時事端初不發於仲尼乃仲由為季氏宰發此議又是三家自有此議後來論此卻言仲尼不自為謀恐三家萬一不從傷威損重不可復令魯國若使仲由為之從則公室之權自此振不從則不過不從家臣之言仲尼之體

貎未損魯國之威權未沮為此論者亦未免為利害所
奪亦未知聖人為政夫子之得邦家所謂立之斯立綏
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作而萬物覩仲尼在上同此心
者孰不懷同此氣者孰不感况仲由是勇鋭兼人之資
感於氣最先者所以為墮都之議而叔孫氏季氏皆從
墮郈與費此二人亦非仲由所能令盖聖人在上他自
有所感動仲由特發之耳然兩都既墮獨公斂處父負
固而不服何故此閉固難感者所以雖用兵未克如三

苗逆命一般若仲尼終為政於魯則閉固者亦須服又將此事反覆論當時仲尼為政公室之權雖未盡收已不見公室與三家之異昭公時三家與公室相為仇讎到此能與三子入宮登臺當倉卒變亂之時敢如季氏之宮分明見得季氏與國同體了此見聖人感化之功如此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十三年

秋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趙鞅奔晉陽同上

十二月趙鞅入于絳同上

晉范氏中行氏與趙氏相攻觀始者作亂之由與後來范中行氏之所以敗趙鞅之所以再入看此曲折斷之一言不過私之一字為致亂之由當時趙鞅欲邯鄲午歸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緣此作亂范氏助他所以致亂之由只緣趙氏豐植其私欲私邑彊大到得范中行氏所以援邯鄲午亦非有公心正緣

午是荀寅之甥荀寅又是范吉射之姻親黨更相助到得趙鞅奔晉陽後來韓簡子之徒言於公欲逐荀寅范吉射之徒亦非是正國家之刑其端亦私意乃欲以私愛立梁嬰父為卿故欲逐范氏代其位韓簡子亦與中行文子相惡欲乘間逐之范氏助私黨韓氏報私怒外面若欲振綱紀其實是私以此知晉室之亂舉六卿雖或勝或負或存或亡通是一箇私意為國盡皆私意無一人為公晉安得不亡

子貢見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皆有死亡焉 十五年

子貢見邾隱公執玉高公受玉卑皆知其死亡既而果然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左氏雖近然未入聖人之門庭觀其所載多是變移了意不得其眞與論語所載大段不同惟此一段獨得其眞仲尼此言乃是深警省子貢處前此初入聖門專恃智辨只去人上做工夫如方人如看二君死亡皆是億則屢中皆是志滿意得之時到此若非聖人有以警省他子貢點

檢已分工夫都無專去人上做工夫了正當驕大矜揚之際却與他萬鈞之石壓倒了許多意見所以後來說紂之不善其忠厚意思與前日方逆料二君死分明是兩箇人何故正如病作而投與藥

左氏傳説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一百九十六 經部

左氏傳說卷二十

宋 呂祖謙 撰

定公

於越敗吳于檇李 十四年

吳與越戰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

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到此吳方為越所敗闔廬傷而死吳之陳所以如此整乃當時申公巫臣孫武之餘敎何故他當時適吳舍偏兩之卒於吳教他伍乘之法後來又從孫武敎宫人戰陳斬其犯命者則陳法吳人講之精雖闔廬末年尚承餘敎遺習以越之剽悍輕易猶畏而不敢前以此知用兵不可無法制何故越出其計變吳人耳目終為所敗盖兵有正

有奇正則可效奇則不可效所謂行列卒伍分布之法固可傳得千變萬化移換耳目則不可教若使巫臣孫武在則必不到陳亂地位既無巫臣孫武之臣徒守巫臣孫武之法便到敗處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傳者有不可傳者闔廬既敗死其子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巳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其復讎之志甚堅惟其立志之堅所以幾滅越國後來何故為勾踐甘言重幣所誘聽太宰嚭讒臣之説志滿意得終為越滅若

以常理論之坐薪嘗膽之時為之則易志滿意得之時持之甚難然觀夫差本源發處其志已不全了所以常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謂已是常要人喚省他使其志堅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濕如江河之不可轉移則復雠之念豈有間斷令必待人提起他意思則知他當時工夫已自有間斷隔絕處了所以終至於志滿意得為越所滅學者觀此事最當警戒令學者能親直諒之友朝夕警省亦是大段有志之人然而須以夫差事自警戒

見得人終靠不得志滿意得地位便自見學者做工夫須到不待人地位方堅固

哀公

公孫彊言霸説於曹伯乃背晉奸宋七年

宋公伐曹將還子肥殿曹人詬之公怒遂滅曹八年

宋之入曹當時本出他無意因曹人詬辱子肥宋公怒遂反既還之師以滅曹觀滅曹甚易必是曹大段無政

無備不然人如何無意偶然去滅他得考當時曹之見滅任公孫彊為政方欲圖霸背晉奸宋築五邑于郊當時公孫彊與曹伯論霸大如晉尚且背之近如宋尚且奸之正是用武時節不為無備何故忽然滅得大抵天下事若是根本已虛則禍釁之發不必作意為之雖偶然小小變故皆足以為禍當時曹伯與公孫彊為政以小國單弱之衆外則用兵於諸侯內則興土功民心已離了正如元氣虛底人不須十分病可以致死雖一飲

一食一起一居間稍將攝不到便足以致死國家到得根本民心已離雖甲兵之利城池之固皆不足恃以此知古先聖王所以培養根本者以此

齊師伐魯冉求為季氏謀一子守二子從季孫曰不能十一年

魯哀公時不特魯國勢衰到此三家之勢亦衰孔子所謂祿之去公室三桓之子孫微矣正是三家衰時節始者三家之彊同心併力以弱公室相救如左右手到得

中間雖有間隙然急難之際尚為一體如昭公伐季氏時叔孫氏實救之陽虎欲殺季桓子孟孫氏實救之到得哀公之世三家各自為政都不相應及齊師伐魯當時冉求為季氏謀言以一子守二子從季氏則以其力之不足以使叔孟二子冉求又欲使之居封疆之間季孫又以冉求之言告二子二子不可到此雖當患難之際皆不同休戚了所以齊師得至其城下冉求又畫背城而戰之策論來此是下策了到此孟孫叔孫尚不肯

向前同出力直待冉求激武叔了方退而莬乘豈惟魯之勢衰三家之勢到此亦衰蓋齊師至其城下論來正同舟遇風胡越相救之時他尚未肯向前看此一段魯之國勢如此衰固是可慮三家之勢如此衰却自可喜故此却是轉移時節魯自此若無所作為因循拱手待之則魯之國勢固與三家之勢俱至於削亡若能用君子因三家之離心以收公室之權則亦尚可整頓在何故此却正是轉換時節哀公處此時卒至於亡蓋以有

君子而不能用也三家如此離心論來齊師至城自合便趨於亡然猶能粗支持者則又出於孔子之徒初間是冉求迂回委曲晝數策得三家出師後來又得冉有用矛以入齊師及樊遲為右所以能退齊師而魯之社稷未即泯滅者皆孔子之徒之力也當時孔子既不用於魯孔子之徒亦不為魯用尚餘二三人仕於魯可以退彊敵存危邦以此知君子初不負人之用

伍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十一年

伍子胥以忠諫為夫差所殺夫差失道固不足論若論子胥之死亦自有可愧處子胥奔吳轉佐闔廬吳自此大論子胥之於吳為宗臣當與吳俱存亡到得夫差無道子胥極力忠諫奮不顧身以此而死固無愧然當時子胥死却不然當時子胥出使見夫差無道屬其子於鮑氏以為後計此心全不是公以私心間雜於其間既是為吳宗臣吳存則俱存吳死則俱死却愛其子要使宗祀有主其意以謂已事吳固當以諫死而子嗣先世

不可便絶所以屬之鮑氏而之他國使宗祀不殄他當時未必自把做私心看自以為兩下都安排得好不知纔顧慮便是私心了然看子胥之所以死本不由於忠諫正縁他有二心以此而死豈不有愧然則為子胥計當如何使子胥當時事吳初不為吳宗臣則三諫不聽去之可也今既受闔廬之托自當與國存亡更無顧慮若能以此處心雖進之比干之徒可也今以此而死與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大段不同

孔文子將攻大叔仲尼對以甲兵之事未之聞

十一年

左氏於定哀之間載孔子事甚多其間皆傳聞之失實此以知左氏本不曾登聖門使其得與聞孔子謦欬之末則必不如是之訛錯觀其載孔子對孔文子一段事正是左氏不曾登聖人之門分明證據蓋左氏載孔子答孔文子之辭與論語載衛靈公問陳孔子之對一般若是對兩人之問無緣句句相似蓋當時本是一事唯

弟子得其真故言衛靈公左氏不曽登聖門故以孔文子載之舉此一事則其他皆可知

越子伐吳為二隧十三年

越之謀吳自哀公元年勾踐棲於會稽自此便做謀吳工夫其次第機謀甚密當時有大夫種范蠡深於知兵始者事吳皆如臣妾到得吳伐齊率其衆卑身以朝蓋欲以此驕吳之心使皆無後顧之患一意從事於中原到得十三年夫差空國盡出以爭諸侯為黄池之會正

是可乘之機越王於此方出兵伐吴蓋吴腹心臣既死又空國出在外所以守國者皆庸人此越所以沼吴之師其戰亦有本末當時所謂信臣精卒悉皆在外所與抗越師者不過太子友王孫彌庸之徒皆孱弱不足勝之人然初間與越戰彌庸尚且獲疇無餘王子地獲謳陽如何能以孱弱之兵勝越養鋒蓄鋭之師蓋此正是兵法示之以不能先與他一敗所以驕吴人到得越全師至果然大敗吴師入吴他當時分兵為兩道所謂越

子全師是一道疇無餘謳陽所將皆寡弱之師委之於敵此有兩意一是驕吴人之心一是吴人敗越孱弱之師其兵已困及全師至所以不能敵然越既入吴國何故不盡滅必先退而後復滅之蓋當時越入吴不過能勝孱弱不足勝之人精鋭之卒隨吴王在外者尚多若便滅吴吴王之歸雖無道若收合餘燼以戰却自未可必故越之退所以嘗試吴王若吴王經此大變側身修行吴如何便滅得惟其經大變而不以為事遂一舉而

滅之此是大夫種范蠡之深謀

陳恒執公于舒州 十四年

齊陳氏之亂始於景公而成於簡公自子雅子尾相繼而沒陳氏巳竊其柄後來景公嫡庶不明陳氏又專立君之功封殖至簡公時陳氏之勢巳成簡公却欲闞止為政所謂闞止初非深識遠慮之人不過當時從陽生有道路之勞因此得寵是左右近習之人而巳看他所以謀陳氏甚踈淺而無術所謂陳豹乃陳氏宗人當時

要謀百年深根固蔕之族深慮遠謀猶恐不濟今見他宗人略可喜便以本謀告之謂欲盡逐陳氏而立女其輕淺無謀可見此所以殺其身陳以此而興齊以此而亡然以事勢論陳氏當時尚有可圖之理闞止是左右近習之人驟使為政尚能分陳氏之權觀陳成子憚他可見此與魯昭公欲逐季氏不同當時盡收一國之權人誰間得他若陳氏則不然觀諸御鞅言於公則曰陳闞不可並君其擇焉闞止小人固不足道然擇用之權

猶在齊侯當時若得深識遠慮之士豈無可圖之理唐
文宗時宦官日盛當時用訓注宦官猶自稽首迎拜尚
自畏宰相在然所以致甘露之禍正緣注淺無謀陳氏
尚有可圖緣用闞止所以成陳氏之勢宦官尚可圖緣
用訓注所以遂成宦官之勢圖之不可不審如此考當
時禍端却起於陳豹陳豹當時欲使公孫言巳要事闞
止公孫所薦陳豹之辭乃云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
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以

此事論之公孫之薦所謂謀而不忠持兩端之說若以正理論他却是反覆傾險之人固不當薦雖知他不當薦又恐違他人情不得不薦他所以又曰吾憚其為人故緩告此二句使我知他難保持兩端使他自擇當時使全遮護他專說陳豹之美此猶可恕今既知其如此而持兩端之說他日陳豹敗時以為我曾說了罪不在我此其人深可誅

宋向魋請享公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

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雎奔衛十四年

向雎自有寵其跋扈難制至於有殺君之謀要得享宋公而殺之宋公先知之與左師謀伐向雎向雎戰不勝遂入曹叛繼宋圍曹要執曹子弟以自固雎不可民叛之此事始末大槩如此然此事尚多可論者向雎自宋公封殖長養非一日前此奪馬請行哭之目腫其崇奬他可見大凡人君之養臣須養之以道若縱以奢侈崇奬他到奢侈之極他自然是不奪不厭其勢不至於殺

君不已他當時要設享召公以日中為期宋公偶先知之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看此尚有周制在其大者且論發兵當時與司馬謀既定司馬却請瑞蓋當時兵雖掌於司馬必請瑞而後敢發以此知周之制度兵雖散在鄉遂與卿大夫之家固各有主掌非得君之符節則不敢發此其大者若論其小者當時司馬詐君命召左師來却言迹人來告令官載周禮掌山澤之事以此知周之官制尚見於周之末當時要攻向氏其父兄故

臣皆曰不可其新臣卻聽命是何故盖父兄故臣家世仕於桓氏漸染其惡但知有臣而不知有君故不肯攻新臣是新仕於他尚漸染未慣略知君臣之義所以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正怕漸染深了向雎既入曹他所以質民乃卻言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遂舍之何故一二日之間其心便不同前日犯弑君之大惡而不顧今則卻為恐歛怨於民寧是出奔此見得姦雄之人最能擇利害處前次在國秉大政事成則享大利所以

寧負惡名而不恤今則退保一邑已不能與一國抗恐徒然斂怨於民所以先做活路出去此非他能遷善改過却是他最能擇利害處左氏載司馬牛一段事甚詳觀他當時顛沛造次皆不失義自向魋未出亡時故嘗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他已知有他日之禍其既亡宋公初未嘗逐司馬牛他已先出奔蓋謂兄弟既有謀逆之惡則已亦不當處此國遂適齊而向魋亦奔齊為卿司馬牛致其邑示不與他同政大凡人激昂為義第一

次尚易若至于再至于三屢經顛挫而不悔非學力不
能司馬牛亦是在孔門曾經做工夫了所以能如此

楚子西召子木之子勝為白公葉公言無乃害
乎弗從秋果殺子西 十六年

楚子西召白公所以致亂之由亦當深考當時既不聽
葉公之諫召白公使處邊境子西既不信葉公能委任
白公亦得蓋知他是素剛底人凡事能殺其怒使不至
於甚亦無緣作亂他使者請伐鄭欲報父讎子西許之

不起師及晉人伐鄭子西反救鄭凡事都激他怒所以速成他殺子西之謀他當時厲劍欲殺子西他直言告子期之子平子西聞得恬不為怪反以為白公必不至此正緣輕忽他過了所以致亂大凡人心所信固有邪正不同若不信正人則信邪人必篤何故他心在這一邊今子西既不聽信葉公之言何故於白公又不篤蓋天下事不可以等閑看了當時子西存楚於既亡之餘負如此大功遂於天下之事皆以等閑處之所以葉公

白公兩無所信殊不知他日之禍又發於前日之所謂等閑視之者古今人於志得意滿之後皆不能保蓋為此當時白公與石乞謀不過欲得五百人尚不能辨子西以堂堂楚國之衆若欲敵他甚易正緣把做等閑看了

越滅吴 二十二年

越之伐吴始也因吴人為黄池之會乘其虚以入其國自太子以下皆見執其再也以三軍潜涉敗吴及其三

也以二十年方圍吳夫越已三加師於吳方能圍吳之國論來夫差自黄池之會以前勞民力肆彊暴其國根本虚了到得歸自會則已為越所入覆其根本何故又須到三加兵方能圍吳到此已二十年了而師在吳城下又且兩年方能滅人之國何故只縁他基業厚了吳自巫臣敎戰法自諸樊以至闔廬撫循其民從事於耕戰甚久雖夫差二十年戕賊其本根勾踐二十年養成兵力也須用二十年工夫觀越三師於吳在吳城下又

兩年方能入其國以此知非二十年工夫也不能克以此見古人立國其根本之固皆如此若後世則不然秦并吞六國全有天下其基業非不壯然陳勝劉項一呼不一二年便滅秦隋并吞南北兼有天下却到李王劉唐一起三兩年便滅隋所以如此正緣無根本了大抵觀人之國惟於國勢危亡時方見得根本厚薄譬如兩人同受病固是必死之病然一人元氣盛其死必緩一人元氣弱其死必速

晉荀瑶伐齊言何必卜二十三年

晉荀瑶伐鄭齊陳成子救之二十七年

晉荀瑶圍鄭門于桔柣之門同上

知伯以貪與驕亡其族為韓魏趙所分然知伯所以亡非委靡之故乃是才能知勇過人伐齊之事是知伯始見於傳他出來做第一件事觀當時伐齊之由見齊師馬駭知齊人之謀長武子請卜却之卒敗齊師他初為政小試之勇便能摧堂堂之大國殊不知此一戰正是

他覆亡根本之使他所謂恃其知勇固是本末如此然自輕而重自淺而深却自因有功了漸漸去看他前面却長武子請卜一段自是輕敵寡謀然猶自近傍正理言語有次序自此一戰既勝之後言語略無倫理至以後來二十七年伐鄭齊陳氏救鄭他所以告陳氏之辭都無道理了所以成子亦知其不能久陳為楚滅與鄭元無相干晉用兵本是報怨與救陳亦無相干他到此大言略無道理如此用之於彊國看他此後與向來請

卜之辭大段不同他非病狂喪心下視一時人敢為無稽之言以陵跨驕鑠人蓋到此漸漸滿了及後來悼之四年晉又圍鄭知伯門于桔柣之門使趙襄子直入門去知伯與趙襄子本並列為卿令乃頤指氣使役以一卒之事此全不近道理了蓋驕縱漸長正緣知伯勇悍所至有功所以湊成他到得全不近道理地位看他事一段深一段觀趙襄子對知伯以為主在此知伯乃言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此全是以醜言詆他趙襄子以為

能忍恥庶無害趙詳觀左氏記此數句甚有意若略看時只說道襄子能忍恥左氏之意不專在此下又言知伯不悛一句可見蓋當時知氏趙氏並無彊家横勢相與秪昂趙襄子由是惎知伯若是有謀人到此須自修省知伯全不以為事所以至於亡左氏之意蓋如此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二十四年

哀公欲立嬖妾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問何故無之乃以禮對此見得魯秉周禮他宗人尚能執禮

如此固是秉周禮然亦是仲尼風化所及且以立夫人一事論之仲子是妾天王歸其賵則固以仲子為夫人矣成風是妾僖公以所生之故尊為夫人當時之宗人初不曾諫以此見仲尼風化所及若就宗人論之如前此夏父弗忌為宗伯躋臣於君所謂宗伯豈能守禮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其風化之餘者可尚見當整頓禮之初見於宗人能守當整頓樂之初見於大師摯之適齊惟夫聖人一振禮樂雖賤有司亦能守如此

使自為政則三年有成信何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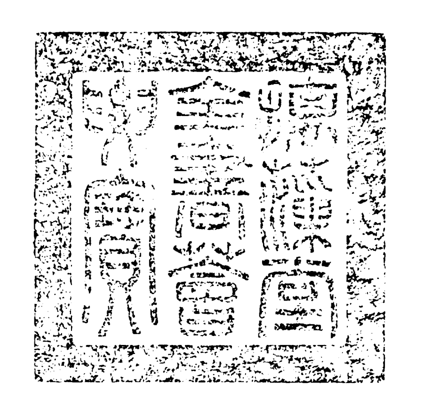
中行文子告陳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 二十七年

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齊高彊言三折肱知為良醫 定十三年

中行文子既為晉所逐出奔於齊到得齊與晉師相持所謂中行文子告成子欲以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陳成子以其與晉有謀他方悟而有始衷終之說學者最當深

察此天下一事一物皆有始終若看得始不見得終若見得終不見得始皆是見理不盡若中行子在晉豈能察始終之理蓋其在困亡患難之中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所以言吾乃今知所以亡觀吾今知之語則夫子自出奔之後方纔講論到此以此知患難進人如此且如晉中行氏之亂齊高彊在晉范氏中行氏將代公高言三折肱知為良醫亦是經患難後方見得如此

左氏傳說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于黃裳